

黃淑珊

# 笨笨，我們走吧！



喜歡吹風的小狗 - 太舒服了！

## 一、初試

那半年，我們一回家就在客廳那張波斯地毯上摸，一寸一寸地摸，看哪段波斯刺繡又有幸被你賜尿。地毯顏色深，濕了也看不出來，一定要用手按才能找到你埋下的寶藏。這裡濕了！誰失望地宣佈，我們便無奈地開始清洗。地毯，媽媽一直很寶貝，我們穿著鞋子還不能踏呢，卻給你看上，用作方便之地，每個角落都舒舒過了。

想找你來罵，你老早躲了，一副無辜可憐的樣子。罵你、教你、威嚇

你、冷落你，半年了，都沒用，有時真的想不要你了，但又對自己說，再試試看吧。如今回想，八年前到底是誰在試誰？

有一次替你洗澡，洗完了把你抱到我的床上抹身，你本來在被窩打滾，突然四腿立定，微微蹲下，在我床上來了一大泡熱騰騰的舒舒！我的腦筋還未轉得過來面對這可惡的事實，你已逃了。把你抓到洗手間，打，再打，說不要你了！然後狠狠地關門。氣昏了，心想你以前的主人拿你沒辦法，我也一樣拿你沒辦法，退回去算了。

過了幾分鐘，洗手間沒有動靜，我開門看，你縮在洗手盆下，半坐在冰冷的磁磚上，眼睛睜得大大的，恐懼的表情下有一種預備了捱打的順受。我立刻坐下來抱你，邊罵邊親，叫你要學乖一點，不要讓我生氣，又叫你不用怕，說我不會不要你的，又不停問你，聽明白了嗎？可以乖點嗎？結果那天摟你親你比平常還多。

你對其他狗狗的大便很有興趣，研究氣味滿足不了你，你決定要據為己有——擦到身上或吃下肚子。於是，我曾在公廁門外狼狽地為你清理黏滿一身的狗糞，也曾從你口中將狗糞一把一把刮出來。比起這些，波斯地毯和床褥被舖上的一點舒舒，實在微不足道。

你頑皮，不聽話，不合作，看見陌生人就吠，覺得人家來意不善還咬，以前的主人有一個試了兩個晚上便把你退回寵物店，另外一個試了半年最後還是決定把你送走。你是真的不懂事，愛搗蛋，還是在測試我們對你的包容和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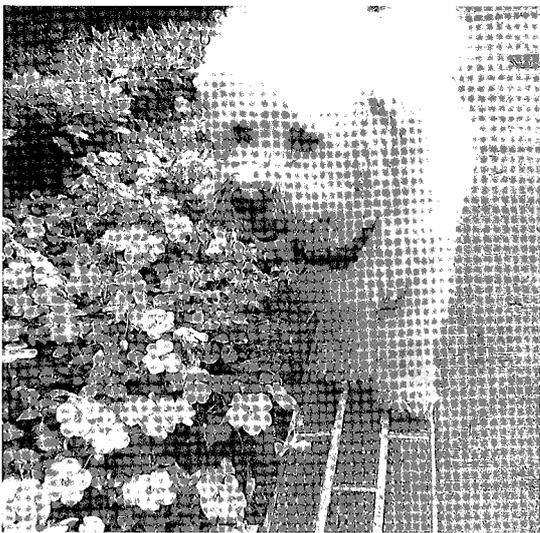
一個下大雨的早上，收到媽媽的電話說你走失了，不見了。我立刻跳上的士從灣仔辦公室飛奔回家，一路

上希望下車就會看到你白毛綿綿胖嘟嘟地坐在路旁等我，一切只是媽媽搞錯了。

雨越下越大，我們沿著山路走，上山又下山，一直喊你的名字。笨笨，你在哪裡？笨笨，快回來吧！滂沱大雨中，樹葉花草都被拍打得垂頭喪氣，沿山渠沖下來的水流來勢洶洶。大路上沒有你的影子，我的目光開始注意草叢、山坡、水渠，心開始慌，有一團黑暗像墨水在心中化開。

在這個被雨水沖刷得褪色的山頭，嘗試找你白毛茸茸的身影，才發現雖然平常你像小霸王一樣佔據客廳的沙發，但其實你是那麼小的一隻狗狗，在這大雨下，在這樹叢裡，隨時一下子被淹蓋。

兩三個小時過去，雨還在下，你仍不知所終，我們站在路旁，焦急徬徨。雨聲像冷嘲，奚落我的憂心，譏笑我的無助，那無斷無情的雨聲，揶揄我們的自以為是，嘲笑我們其實對生命無從把握。本來在身邊的，突然被奪，下落不明，那被出賣的悲痛是無法承受的。我的世界顛覆了，一切都在黑雨中淌著絕望。



聞聞花，嗅嗅草，尋找朋友的氣味

這時，你在路口出現，向我們跑來，那濕透的身軀比我想像的還弱小。我把你一抱入懷，你濕漉漉的身體在發抖，在滴水，一頭蓬鬆髮塌了，更顯出一雙黑色的大眼睛，給嚇得呆呆的。我把你抱得好緊好緊，你也少有的讓我抱著良久不放。那個下午，替你洗熱水澡，浴室內熱氣騰騰，窗外細雨濛濛，我看著浴缸裡的你，看到了幸運和幸福。

那一天你是出走或是迷路、跑多遠了、有沒有聽到我們的呼喊、經歷了什麼，我無法知道，只知道你最終也找到回家的路了。那次以後，不知怎地，我就不再因你頑皮而生氣了，只是看著你的傑作啼笑皆非，而你也開始懂事了。

小笨，這個愛的測試我們總算過關了吧。

## 二、守家

「屋企」是你最早聽懂的聲音，這個家你也一早認定了要守護。

那些送郵包、送pizza的，身上一股陌生的氣味，都非常可疑，絕不能給他們隨便進來，對嗎？至於我的朋友，有些甚至是特別來看你的，也必須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讓他們知道誰客誰主，是嗎？

你擋住大門，聲嘶力竭地向著人家吠，弄得我尷尬極了，而且手足無措——應該先關上大門還是關起你？應該向人家道歉還是轉身罵你？直至一次，我看著你本已呼呼大睡，突然觸電一樣跳起來，跑到門口吠人，我才明白。自此，你每次緊守崗位執行任務，我便蹲下來拍拍你的頭說，有人來了嗎？知道了，知道了。謝謝你的通知。你揚威再吠兩聲，便搖搖尾巴功成身退。

若是我回家，你老早已站在門後側著頭佇候，電梯門一開，你核對一下腳步聲和氣味，

便開始你的歌舞表演。先是引吭高歌，告訴全世界你等的人回家了；這時我急不及待推門進家，你便來你的親、玩、揉三部曲。

你不愧有法國血統，親臉親嘴一點也不害羞；有一次我旅行完回家，你興奮得把我舔得推倒在地上，還洋洋得意。先禮後兵，親吻完了比試就開始，我用小玩具逗你，你就把那些小松鼠、小鯨魚當作獵物那樣去追、咬、甩，然後拖回籠子裡慢慢一口一口撕扯，第一個給扯出來的必定是那些塑膠的眼睛。我宣佈這個回合你贏了，引開你的注意，拯救奄奄一息的小鯨魚，你便理所當然地翻過身，要我揉肚子。揉呀揉，揉到外婆橋，外婆叫我好笨笨，揉呀揉，揉呀揉……你一臉陶醉滿足。

我的心更是滿滿的快樂。我小時候就不太喜歡回家，家不是太靜就是太吵。上了中學，放學就拉著同學在街上瞎逛，只是喜歡有個伴，興高采烈一起，默默無言也一起。趕回家只是為了看卡通片，最羨慕大雄家裡有個叮噹，放學有什麼高興不高興的，書包一丟就嘩啦嘩啦告訴正在吃豆沙包的叮噹，然後難題就能解決，夢就起飛。查理布朗被球隊唾棄、被紅髮女孩拒絕，沮喪的時候常常對史奴比說，你是我世界上唯一的朋友了。人生沒有什麼可以絕對肯定、絕對有把握，心會變、人會變、家會變，但自從有了你，我的世界就有了一條不變的定理：推開家門，就是你，搖著尾巴來迎接我，眼神裡是對我百分百的肯定。

有了你，才明白歸心似箭那支箭颯得多快。研究說獨留家中的狗狗，彷彿能夠知道外出的主人已踏上歸途，縱使主人離家還有一大段路，牠們便已在門口徘徊等候。這不可能是嗅覺的功勞，而是一種感應。也許，你感應到的是一陣疾風暖流，像一支飛箭，擦過煩囂，飛越車水馬龍，直奔守在家裡的你。

### 三、我們走吧！

糟糕又睡晚了……

小笨寶貝，早！

【小床上，睡得四腳朝天，張開眼側著頭看我，朦朦朧朧的】

睡得好嗎？晚上又做夢了吧。四隻腿跑呀跑的，追怪獸嗎？還唧唧呀呀叫。

【地板上，前腿趴前，前身伏下，屁股翹起，伸懶腰，打呵欠】

看你真爽，我也來一個downward dog吧！

嗯，舒服！好，該起床換衣服了。

【跳起，跑到門口，踏步轉圈】

別焦急嘛。看看，東西都帶齊了嗎？好，我們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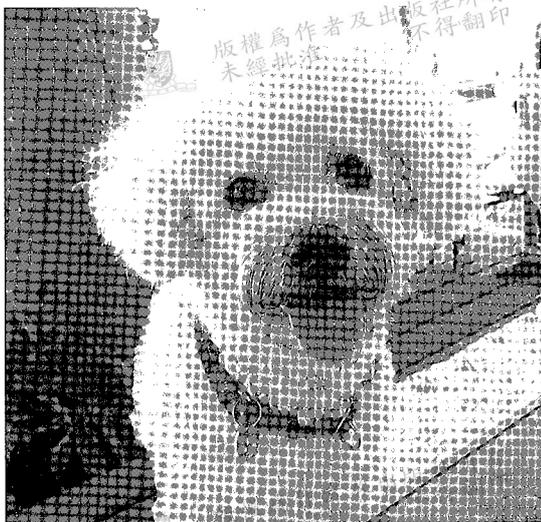
【門一開就衝出去；電梯裡，咧嘴笑，搖尾巴，眼睛發亮】

來，我們出去看看外面有沒有其他狗狗！

【街上，四條腿伶伶俐俐快行，趾高尾捲，東張西望】

你看前面是誰？是Tiger！

【兩個摟作一團，搭肩騎背，你逗我，我唬你，又跑又滾；未幾，都在喘氣】



在西貢和其他狗朋友玩耍以後，到餐廳涼快一下

好了，明天再玩吧。再見，Tiger！糟了，那個不是……小笨，我們還是把帶子扣

【瞄準馬路對面一隻大狗，大吠特吠】

No！笨笨，no！別理牠！

【大狗不聞不問，直行直過；吠得更激動，像是蒙太古遇到凱普萊特】

笨，你看那個主人一副了不起的樣子，我們不希罕跟牠玩。來，我們走我們的。

【仍然盯著大狗，不甘心】

人家都走了。我們可以走了吧？

【霍地轉身走，故作不在乎，埋頭嗅燈柱，聞牆角】

乖，那我們不扣帶子了。

【雀躍往前跑幾步，繼續左聞右尋，像踏著舞步，像蝴蝶穿插花叢採蜜】

很多狗狗的味道嗎？嗅到什麼秘密了嗎？

【突然對一片樹叢十分關注，鼻子緊貼地面，狠勁來回巡察，越來越亢奮】

小笨，怎麼了？

【刷一聲跑進樹叢，不見了】

你去哪裡呀？回來！笨，你給我回來！

【一隻小花貓三爬兩撥竄了上樹；樹下，繃緊身體仰頭看，抓地，不忿】

笨笨，誰叫你不會爬樹呢？我們走吧。

【仍然仰頭看樹，急得跺腳，嗚嗚叫】

傻東西，姐姐抱你看看吧！

【一躍跳進我的懷抱，翹起鼻子眯著眼睛，深深嗅樹幾下】

你好厲害喔，把貓貓嚇得都不敢出來了。好吧，繼續走吧。

【表示情況可以接受，落地繼續走】

【放慢腳步】

來，快走！

【鑽進一幢大廈的簷前，不肯走】

笨，再走一會兒嘛。

【使出千斤墜，不動如山】

姐姐要生氣了！快走！

【頸子硬得像一頭牛】

笨！你這個麻煩的傢——

咦，怎麼下起雨來了？嘩，好大的雨。小笨寶貝，你怎麼知道會下雨呀？

【一副什麼都知道的樣子】

#### 四、路遙日久

我和你散步多半不繫帶子，我知道你慣走的路線，你也知道要等我說OK才能過馬路。你走在前面，開關你的「味」道，我跟在後面，你走就走，你停就停，你解決了就趕快清理。路上，其他主人常常問我：「你怎麼訓練牠不繫帶子也不亂跑？我這隻要是放了帶子必定逃亡！」

要是在陌生環境，這個前倨後恭的情況就會倒過來。你會緊緊跟著我，寸步不離，在人多的地方，我的兩條腿就是你的浮標。一次在狗展場館，你逗其他狗狗玩而和我分隔了幾步，我回頭找你，你混在人群狗堆中，看不見我，眼神慌張，尾巴垂到地上，抬起鼻尖四周嗅，追索我的氣味。我喊你的名字，你就像羅盤磁針猛然定向北極那樣，朝我奔來。旁人又問：「你怎麼訓練牠一直跟著你？」

這些問題我都不懂回答。我見過自己揹背包、啣報紙的狗狗，也見過訓練得可以加入馬戲團表演雜技的，卻從未想過要訓練你。你只有兩技傍身，就是最簡單的握手和恭喜，都是以前的主人教的。所以每次別人問我你怎樣那麼乖，我只能說，「這條路我們天天走，走得自然就不亂跑了。」「其他人都不認識就只好跟著我吧。」他們都半信半疑。

說是因為走得多了並沒有騙人。繫綴你我



那根無形的繩子，確實是年年月月春來秋去、風風雨雨上山下坡，我們的六條腿共同走出來的。我盡量天天陪你散步，尤其是你小時候，我們每天出去三次，那條路一年下來不是已經走了超過一千遍了嗎？一開始當然有繫帶子，而且抓得很緊；漸漸我們的路線固定了，每天踏著同一條路，走上同一條斜坡，走下一段梯級，坐在同一個地方乘涼。幾十、幾百遍以後，我們的步伐找到了它的節奏和旋律，是一首歡暢的快板樂章，而我們之間已不再需要五線譜了。

要建立默契，還要嘗試去了解彼此的世界。很多人覺得狗狗在地上到處嗅，不單蠢而且愚昧，「有什麼好聞呢？」他們帶點鄙視地說。起初我也摸不著頭腦，不能理解你在做什麼，但每天看你在同一條路上，那麼認真地嗅，反覆考究，徹底調查，不完成不安心，我就開始想像什麼令你那麼緊張、那麼著迷。這個氣味國度是怎麼樣的呢？限於我低等的嗅覺神經，我想像的這個國度不很具體，我只能把它想成你的電子郵箱，集合了新舊朋友留給你的訊息，你就像所有人一樣，貪婪地打開每個訊息，更新朋友的近況。我想明白了以後，覺得你的行為最自然不過，而且很忠誠、很可愛。我每次在外面看到美麗的草地或公園，第一個念頭總是：可以帶笨笨來巡邏一下就好了！然後想像你嗅得不亦樂乎的樣子。

同樣地，你未必具體明白「上班」是什麼，但你知道「上班」等於我要出去而不能帶著你。你知道我散步和上班會穿不同聲音的衣服和鞋子，你聽到我套上棉褲子的嗦嗦聲就會興奮擺尾巴，聽到高跟鞋的咯咯聲就會沮喪地鑽進籠子裡。你熟悉我的生活模式，如果有什麼變化，例如突然拿出來一個行李箱，你就會開始緊張。有一次，你爬進行李箱子裡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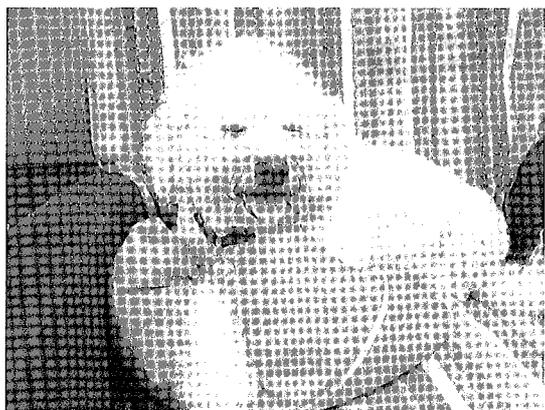
不讓我收拾，後來害我的行李在外地的機場被扣查，因為搜索犬聞到你的氣味，大表興趣。我每次出門前都盡量向你解釋，用你的四隻小腿數給你聽，一、二、三、四，我多少天以後就回來了。字句的意思你未必明白，但從我的語調，你能聽懂我所有的心思和情感。

這樣相處下來，彼此的心裡有了對方，意識裡想像到對方的世界，就是認識，就是關係。我們散步時，有時候我走在前面，只聽你的腳步聲就能知道你在後面做什麼——你是在無聊隨意走、專心追蹤氣味，還是停了下來吃草，我都幾乎能夠看得見。你走在前面時，也必定有留意我的腳步聲，覺得我落後太多了，就會停下來回頭看看我怎麼了。你那雙是名副其實會說話的眼睛，你的喜樂、期盼、滿足、疑惑、緊張、鬱悶、生氣，我看你的眼神就明白。你站在路上回頭看我，眼神像一個小管家，又起腰敦促我走快點，又像一個頑皮的玩伴，揮著手叫我快上來看看這好玩的。「來了來了！」我便趕快迎上去與你會合。

世界上必定有比我更好的主人，也許也會有比你更乖更可愛的狗狗，但在茫茫人海狗洋，我們的眼中就只有對方。我們從當初的手忙腳亂，走到今日的從容自在，在平平無奇的日子裡，建立了獨一無二的感情。這段旅程多麼奇妙，生命之間，不需要語言，不需要物質，只是用時間和真心，就可以燃亮一種最原始也最恆久的關照。

## 五、白雲蒼狗

我在家裡團團轉，找這個又收拾那個，想起這個又忙那個，噹哩啪啦走來走去，你就乖乖地、靜靜地臥在沙發上，頭托在手爪上，怔怔地看我，細心觀察我的一舉一動。你的大眼睛隨著我的忙亂左流右滑，像是想看出個所以然。



什麼令小狗笑成這樣？莫非是肉骨頭的香味？

我瞄一瞄你，你一副莫名其妙的樣子，我表示身不由己。不久，你已呼呼大睡。

你的眼睛眯成兩條微笑的線，嘴角不知在回味什麼美食，洋洋得意的。你睡得坦蕩舒泰，自得其樂，完全置身周圍的瑣事煩事之外。看著你埋頭酣睡的樣子，我心裡本來壓迫的煩憂便會慢慢消退。你睡得很熟，令我忍不住坐下來細聽你一納一送的呼吸聲。這時，本來緊鎖的眉頭鬆開了，世界的吵雜也遠去了。頓然，當下簡潔如畫，明亮如虹。

有時候，你躲在書桌下，在我的腳邊打盹；冬日，你喜歡跳上床，找陽光正和煦的一角睡午覺。我從案頭抬頭看，金色的陽光像一道從天國伸到人間的梯板，而你就是陽光送到我身邊的禮物。

出外散步，走得累了，你會找一個舒服的地方躺下來乘涼，你愛石頭的冰涼，也愛草地的柔軟，我便在你旁邊坐下歇歇。日麗風和的下午，你躺在翠綠的草地上，安靜地等待好風。風吹過，你的姿態那麼閒逸自在，那麼愜意無求，令我有時不得不懷疑你從風中得知了什麼至高無上的秘密。

一次，我也在你身旁躺下，草是綿綿的也刺刺的，天空是淺藍澄明的，雲彩是衣裳、

蒼狗，是千軍萬馬也是睡蓮漂萍，是我抬頭看到的浮光，也是我合起眼看到的空靈。我靜靜平躺在那裡，耳邊有風，頭上有天，心中卻什麼都沒有。在那空曠寧謐之中，忘了身，忘了情，這是醒是夢，是今生還是來世，我是人是物，是生是死，在這一刻，都沒關係，都一樣。風吹過，所謂人生，轉眼雲煙。

這就是你在風中聽到的秘密嗎，小笨？

## 六、太平道

把你抱到太平道的動物診所時，你已十分虛弱。醫生趕忙替你打點滴，護士打電話為你找合適的血液，因為你的紅血球數量已低至隨時需要輸血。你躺在那裡，眼神渙散，已經沒有力氣研究自己在什麼地方，那些是什麼人。

你幾天以來都沒精打采，對食物和散步失去興趣，而且氣喘、牙肉蒼白。我怪自己發現得太慢，因為這些都是典型的牛痺熱徵狀。牛痺釘在狗狗身上，吸血又放毒，毒素不斷破壞紅血球，繼而擾亂免疫系統，可以短時間內奪去狗狗的性命。

天已黑了。醫生說你不能回家，必須留在診所，要是紅血球數量再下跌，就要立即輸血。沒多久，有速遞員送東西來，護士急忙簽收，然後拿出一包深紅色的血液檢查，我看到那包血是冷冰冰的。

你被安置在病房的其中一個籠子裡，其他住院的狗狗，有一隻的腿是包紮著的，有一隻一直嗚嗚低鳴，有一隻一動也不動躺在籠子裡。醫生說現在可以做的都做了，他會每小時來替你抽血檢查，希望情況好轉，不必輸血。我說我會留下來陪你，他表示可以，轉身離開前對我說：希望你撐過今晚。

我坐在你籠子旁邊，伸手輕輕拍你，叫你不要害怕。你看起來很累，身上插著點滴的

管子，可是一直看著我。於是我把身體盡量伸進籠子裡，把你摟進懷中。看你無辜受罪，我心很難過。記得有一次，我替你洗澡的時候不小心把肥皂弄進了你的眼睛，害得你的眼睛腫了起來，看了醫生回家要點眼藥水。我左手抓你，夾著你的頭，右手拿著藥水瞄準你的眼睛，可是我的藥水還未靠近，你已掙脫了，我又再去抓你。如此掙扎了大半小時，藥水用了半瓶，可是一滴也點不進你的眼睛，而我們兩個都已筋疲力盡。最後我放下藥水說，不滴就不滴吧，然後哭了起來。我看見你紅腫的眼睛，惶恐的眼神，都是因為我沒有好好照顧你，心痛極了。

我強迫自己去想你沒生病的時候的事情，想你活潑的樣子，做過頑皮的事，想到那次你追鴨子，鴨子跳進池塘裡，你也跟著跳進去，撲通一聲掉進渾濁的水裡不見了。幸好兩三秒後你浮上水面，掙扎游回岸邊，但也夠把我嚇得半死。那兩三秒間，世界死寂一片，只聽見一顆心直往下沉的恐慌。

我把頭貼著你的頭說，「笨笨，你一定會好的。病好了我們再去追鴨子，好嗎？」想假裝輕鬆，眼淚卻滾滾流下。這時，你坐直身體，伸舌頭舔我的臉，動作不急不徐，彷彿在安慰我，叫我別擔心。在那個瀰漫著消毒藥水味道的病房裡，在動物的哀鳴聲中，你疲倦虛弱的身軀，撐了起來。你用鎮定的眼神對我說，別怕，我會沒事的。我感受到你的力量。

每次醫生替你抽了血，我就期盼好消息。夜深了，診所隔壁的酒吧正在播放歐洲國家盃英國對法國的比賽，隔著牆隱約傳來球迷的吶喊聲，由我憂心忡忡的心情聽來，很無情。可是後來我想，就當他們都是在為你打氣吧！比熊犬是法國品種，那我們就為法國隊加油吧！

終於在凌晨四點，有好消息了：你的紅血

球數量沒有再下跌而且微微上升了。雖然離正常的水平還差很多，但你已從深谷開始往上爬了。醫生也讚賞你的鬥志：好一條硬漢。天開始亮了，我問醫生可不可以抱你到外面舒舒，因為你已經差不多二十小時沒有上廁所，而且我答應過你，病情轉好就出去八卦一下。

醫生說可以，還陪我們一起去。因為你在打點滴，所以我們要把那個吊著鹽水和儀器的架子一併推出去，你就在這個一人替你提鹽水包、一人替你提儀器，腳上纏著管子的情況下，在太平道的晨曦中，舉腳撒了你有生以來撒得最久的一泡尿。我和醫生在旁邊看，看你若無其事地舒舒了幾乎一分鐘，一方面驚訝你怎麼能夠憋那麼久，一方面感到無比安慰。

你的情況穩定後，醫生準備替你打針。這支針可以抑制病毒，讓你的紅血球和免疫系統復原，但副作用也很厲害，有些狗狗受不了會休克。又煎熬了幾小時，醫生看你沒有不良反應，檢查以後說你可以回家了，但要繼續吃兩三個月的藥，和定期回來覆診驗血。

我抱著你踏出診所，你身上是濃烈的消毒藥水味道，前腳因為要插管子，毛都給剃得光光的，插管子的傷口現在包紮著。而我因為整晚沒睡也沒有刷洗更衣，頭髮大概像野草，臉色也必定憔悴，身上不知是汗味還是藥水味。太平道上，我和你像從戰地歸來的士兵，漫漫長夜的戰役，惡毒的敵軍，令我們身心俱疲。

但在這平凡周日下課下班的人潮中，我抱著你，感覺有一點不平凡。我以前常常低估了求生本能的力量，因此有太多的憂慮也太容易絕望。這場搏鬥卻讓我看到了你小小的身軀內不平凡的生命力，讓我目睹了生命的強韌，和逆境自強的生生不息。我手上的重量似在告訴我，挫折只會讓我們更強壯。☪